



铁流东进



江苏人民出版社

铁流东进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铁流东进
编 著 者 郑志石 编
责任编辑 彭晓路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启东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印 数 1—2600 册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515-3/E·9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成为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为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讴歌新四军及革命根据地人民前赴后继的战斗历程，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我们精选了23篇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录，辑成此书，以志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本书的作者均在新四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所述内容翔实，文字生动，全面反映了新四军各个部队不同时期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史实，在突出武装抗日的同时，也展现了根据地火热的斗争生活。

编 者

目 录

江南抗战之春	陈 毅 (1)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粟 裕 (16)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敌后	张爱萍 (42)
华中敌后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叶 飞 (55)
淮海区扎根记	刘 震 (67)
谭震林在淮南	赵启民 (77)
威震江南敌胆寒	江渭清 (87)
刀丛出入历艰辛	惠浴宇 (118)
陈毅在江南	管文蔚 (129)
四下江南	包厚昌 (168)
江淮春晓	谭希林 (181)
武汉外围“插杨柳”	周志坚 (189)
大悟山反“扫荡”的回忆	刘少卿 (199)
繁昌之战前后	马长炎 (208)
悲壮的史诗	叶 超 (218)
红旗十月满天飞	孙克骥 (236)

平原水乡任驰骋	温玉成 (245)
“五四指示”到江南前后	曾如清 (268)
新四军三师和开辟苏北根据地的一些 情况	吴信泉 (279)
丹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回顾	陈 光 (287)
铁骑纵横	周纯麟 (302)
“联抗”部队的四年	黄逸峰 (310)
血战朱家岗	罗应怀 (321)

江南抗战之春

陈 毅

可诅咒的雨天

一九三八年六月，我们部队初到江南，正是霉雨的时候。春天业已过去，战士们淋着雨在泥泞的道路上挣扎，尤其艰苦的，是夜间行军，挺进敌后，在日军碉堡林立、封锁严密的京沪线上穿插，急袭敌人汽车、仓库、列车和空虚城市。同志们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不得不忍受在泥泞地上奔走的困苦，几乎每个人都在嗟怨诅咒，诅咒这阴雨连绵的天气。

尽管，这雨季是令人诅咒的，但它也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少趣事。

有一次在行军中，我看到同志们前仆后继的情景。第一个人提醒他的同伴说：“仔细点！”不期立即他就滑倒在地上；后面的人一齐笑着，开心的喊道：“再来一个！”这话未完，另一个人又扑通跌在水里；第三个正笑别人，同时他自己又继续着滑倒地下；后面的正嘲笑前面的说：“你们坐汽车太快了！”但接着又是一个、两个跌下去，部队行列中跌得儿戏似的。指导员发出警告：“行军要肃静！不要笑，大家小心，再玩笑，会跌断你们的腿。”连长怕同志们丧气，指着天边的远影说：“快到宿营地了，还有五里路！”指导员的话使行列暂时沉默下来。不久，“我在南方山区打游击的时候，真比待在这儿强！”有人又这样抱怨了。“唉！这就是雨中的江南。”我骑在马上也这样叹一声气，不期忘记了抓牢缰绳，一松手，马前足一滑，连人带马滚在塘里。幸而塘水不深，我被别

人拖起，变成了一个落水鸡！

到了宿营地，每一个同志都成了泥菩萨，烧几大堆火来烘衣服。服务团团员抱怨他的日记本和书籍被水打湿，字迹模糊，不能挽救；战斗员急急忙忙擦拭他的武器。我自己的一担书籍也给雨水浸透，达到了饱和状态。我知道整理无益，也就让它摆在一边。我躺在一块门板上，被水淹过的屋里散发着潮湿霉烂的臭味，我心里又是一声抱怨：“这雨中的江南！”仿佛自己受了骗。因为历史上中国文人笔下的江南是多么风光明媚，同我眼见的完全两样啊！

可注意的是：许多同志只有一件衣服，没有替换的，赤身裸体等着烘干衣服，不但没有抱怨，大家还热烈嘻笑地重话着今天冒雨行军前后滑跌的故事。我心里想着：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女儿们，在为祖国奋斗时所表现的乐观的精神！

战斗的春天

然而今天却不同了，不到一个整年，我便亲眼看见江南的春景。

从旧历二月起，江南很快脱去了冬日的萧索景象，换上艳丽的春装。菜黄、麦秀、柳青、桃红、墙白，到处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远山似在雾中飘浮着，每一人家常常是流水萦回和垂柳环绕，当面又是一块明镜似的池塘，这仿佛是经过人工安排的花园；尤其在湖泊地区，月光之下湖水盈盈，景物更为秀丽。就连我们部队同志过去认为毫无战术价值的茅山，现在也富有生气了。

原来我们部队是在南方各省的山区成长起来的，惯于山地作战。当我们向江南平原挺进时，指望茅山山脉作为我们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依托。我们想象中的茅山，应该是“崇山峻岭，茂

林修竹”。哪知道去年真到了茅山时，才看见茅山不仅山上无树、无花，连茅草也不多不厚；即藏不下单人独马，当然也荫蔽不了较大的部队，这使我们大为失望。不料经过半年多的工作，我们熟悉了茅山的地形和民情，茅山的茅草不仅多而且很厚，多数的山窝曲折处，远不能见，近看才大有深奥可资利用。埋藏几支不大的游击队作为转移的依托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今年的茅山便在我们抗日部队的心目中，增加了美丽和价值。

我幼年在成都受中小学教育，成都盆地的风景，对我很熟悉。拿它来比江南，两地差不多，江南麦季碧绿如油的风景，恐在川西还见不到。哈哈，我真幸运，亲眼看见了秀丽的江南。江南人听见我说这话，就说：“你还没有到过苏州、无锡啊！那一带才是真正的江南！”这样的话，又引导我转而展望太湖沿岸。是的，我们部队的先遣队已经挺进到太湖东岸与当地人民游击队结合起来了，我是部队指挥员，我应该亲自到那一带去看一看，看看那新扩大的游击区和美丽的江南风光！

在一天傍晚散步的时候，我跟同伴们跑上一个高高的浅山。大家向远处了望，指认云树：那是茅山，那是乾元观，再过去就是宝华山脉，山脉的西头就是有名的龙潭。再往东南方面看，便是太湖沿岸，那边是长荡湖，那边是宜兴山区，正东就是苏州、无锡，往北过铁道就是长江到江北的线路。夕阳的红光平铺地照着金黄色的油菜花，河堤上边的杨柳，成线式地向远处延伸。河内的舟船，远看上去，那张挂着的风帆，慢慢地移动着，笔直地擦过树梢。还有点缀在这些场子里的最生动的景象，是十几个儿童骑着牛，兴高采烈地向疏落的农舍加鞭。同伴中有一人突然高叫：“好一幅阳春烟景！”

我立即加一句：“这儿却多了一个东西！”

“多了个什么东西？”同伴问。

“你们猜一猜。”

“多了露天的茅厕?”

“不是!”

“多了炕山芋^①?”

“更不是。”

“那猜不着，得你自己说明。”

“美丽的江南，多了一个日本鬼子啊!”

大家都笑了，“说得不错，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应趁着春天的好天气，多进行一些战斗！”这是大家散步时的共同意见。

这时，我记起一个同志写给我的信，信中说：“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这句话很好，我们确实在与日本军队顽强地战斗着，当着这美好的春天！

壮士军前半死生，民众后方争入伍

趁着大地春回、柳垂风和之际，我们于绿茵草地上轮流检阅部队，整训部队，准备战斗。我在一个独立团队的军人大会上问大家：

“初到江南你们几百人？”

“我们记得那时是三百多人。”

“现在你们多少人？”

“现在大概多了几百人。”

我接着说：“我建议，让我们来统计一下吧！你们中间是江西人的举手！”我仔细一数，仅有二十一人，“湖南人举手！”仅八人，“广东人举手！”只两人，“北方人举手！”仅十四人，“四川人举手！”

① 当时江南土匪很多，经常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把财主捉住，用火烘烤，以榨取钱财，人们称这为“炕山芋”。

连我仅四人。我最后说：“江南人举手！”立刻，在我的眼前仿佛升起一座浓密的竹林，遮盖了一切，我简直数不清了。这一股江南人的潮流淹没了、溶化了外省来的指战员。

对战士讲解新四军的历史，特别是用它的前身——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来进行教育，列为我们整训部队的重要项目之一。所以我在讲话中接着问道：

“以前从江西、湖南来的那些老同志哪里去了？”

“为国家光荣牺牲了！”听众一齐怒吼似的回答。

“我们应当怎么办？”

“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我大叫一声：“好！”

“新四军坚持江南抗战，就是江南人民的抗日武装，江南人民要爱护新四军，爱护自己的子弟兵。军队与地方血肉相联，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新四军江南化，江南新四军化！”这就是我最后的讲词和结论。会场上还有另一支队伍，那是附近的村庄自动集聚拢来的老百姓，大约有三四百人，他们站在部队外围，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大家在笑声中散会。这笑声我分不清是来自军队，还是来自民众。但这明明白白是中国人民的声音，是抗战的声音。

同一天，当我回到宿营地的时候，政治部一位同志告诉我：“今天有一个老太太送她十六岁的一个女儿来，要求加入服务团。”又有一个镇江人来见我，他带了三十多个新兵来入伍。在我的办公桌上，还放着我们一团的一份工作报告，那里面写着他们近来扩大部队的成绩，特别提到一个老农民亲自送他的儿子来当兵，并且带着一支步枪。这些胜利的消息使我愉快而兴奋，同时我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早上那个独立团队的军人大会上的热烈情景。

隔壁传来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勤务员的歌声：“奋斗抗战，中华民族不会亡”，“奋斗抗战，中华民族不——会——亡”。

哀悼烈士，和尚抗敌

北国传来快讯，说五台山和尚也参加抗敌了，动员的口号是：“你们出了家，但你们却没有出国。”这种生动的、鼓舞人心的、含有真理的词句，就把几千个五台山和尚武装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们学习这个经验，去敲茅山道士之门，到茅山的乾元观去进行工作。这儿曾经是南齐陶弘景隐居之地。他是有名的山中宰相，中国道教以弘景真人的道号称呼他，表示尊敬。我们就抓住这段故事，加以强调：“你们陶真人在山中也关心朝中大事，难道你们不管抗敌？”但这些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有一次，我军与日寇在茅山作战，我们的伤病员住在乾元观中，当我们发现日军有袭击乾元观的战斗部署时，立即掩护伤病员撤走，一面劝道士们避开。他们不但不相信，而且说：“日本人不会杀出家人的。”结果，日兵杀来，放火烧了乾元观，道士们也在日兵的刺刀下惨遭杀戮，这真令人痛心！

五台山的经验，在茅山不能显圣，常使我挂记着。但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江南却有了意外的春讯。在句容、镇江、丹阳三县交界的地方，三月七日，我们有个团政治主任肖国生同志，在上下会战斗中光荣殉国。这件事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同情，先后举行群众大会表示追悼。一次在元庄有千余人，一次在薛庄有七百余。在元庄的追悼会上，出现了和尚二十余人带着钟磬，穿着袈裟，自动地先一天赶到元庄来，日夜礼佛念经，超度英魂。还有一个和尚在追悼会上登台讲演，代表出家人表示：第一、他们决心做七日道场超度英魂，不要任何报酬；第二、他们要组织和尚抗敌协会，参加抗敌工作；第三、他们要求新四军发给武器，组织游击队，为烈士报仇。和尚的讲演，哄动了全场。到会人都称赞和尚热心爱国的精神，又说新四军纪律好，作战勇敢，深得人

心。他们一致表露了内心里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这里引起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和尚都能参加抗敌，为什么茅山道士不能参加抗敌呢？何况他们又有山中宰相的传统呢！我想主要是我们的工作不到家，我们应该检查自己的工作，改善自己的工作，一定有一天能把道士们吸引到战斗中去。

破路插禾，公路变田

四月初的一天，大清早，一出门就看见成群结队的人遍野川流而来。远远望去，好像是无数散兵线向着同一目标前进。他们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从这个标志就可知道这人群不会是新四军，也不会是日本鬼子。我恰好碰见其中的一队，看见他们扛着锄头，手提饭包，我明白他们是去破坏公路的。但顺便问一句：

“老乡，上哪儿去？”

“破坏马路呀！”他们中有人这样回答。

“官长，你是来照拂我们破坏公路的吧？”又有人反问我。

我想起昨夜我只答应了第三区区长请求，派兵一部担任掩护，并没有打算亲自去督促这项工作，我于是如实回答他们：

“我不是来破路的，我另外有事，但我出来看看你们出发的情形！”

“破路倒好，就耽心鬼子今天是不是会来，要来怎么办？”

“鬼子不会出来，就是出来，新四军会在前面掩护，你们不必耽心。我办完事今天下午会跑来同你们一道破路！”

我抽身回来，破路民工继续成群结队地前进，远望去好像一道汹涌澎湃的水流。这是为了抗战，为了保家卫国，一个简单的通知，就使得整个农村空了起来，人们一齐集中到公路上去。我们知道目前已接近到“四月乡村闲人少”的时候，江南此时正要割麦、插秧、耙田、点豆、养蚕、培桑。然而大家知道破路重于

一切。路不破坏，鬼子下乡“扫荡”则一无阻碍，那么民间会遭到更大的苦难，所以破路成了维护人民利益的迫切的要求，抓住这一点进行动员，一声号召，万众响应。我们知道有人就不了解这个窍门，只管强迫摊派，造成无数鞭打捆绑、抓夫抽丁的悲剧。

下午我赶到公路上去参加破路的伟大工程。

当我走到工地的时候，大家停止了破土，转眼望着我这面，内中有对话：

“骑马的来了！”

“又会是来打人的吧！”

“鞭子上马打马，下马打人，那是老总们的本事！”

这句话使我毛骨悚然，我跳下马说一声：“辛苦辛苦！”

“哈！你辛苦！”

“哈！是新四军的同志，他们的人是不打人的！”

“哈！我们都知道，他的军队在我们村上驻得很久，我的老大还在他第三营当兵呢！”

看这样，他们对我的警戒算是撤去了，我就问问他们：

“吃午饭了吧！今天可有什么事情不痛快？”

“没有什么，只是刚才有一位乡长先生打人，怪我们破路不用力呀！”

“这不好，我们去劝劝他，再不要有这样的行为，但大家要努力破路，一次彻底破完它……把马路变成田，田上种禾、种豆、……鬼子不能来，今年秋收，又增加一些收成。”

“哈哈，同志先生讲得好呀！”

我们同来的同志把传单送给他们，大家欢欢喜喜地接过去，保长就下口令说：“大家休息读传单。”约莫有七八百人的集团，真的在口令下一致行动，我向同伴说：“这就是一支军队哩！”

在休息间，一个老头子向我说：

“以前我们出力修马路，现在又来破，唉！”言下大有无限感

慨的样子。另一个青年抢着说：“现在破坏，将来一定再修啊！”

老头子睁着眼睛，惊异地望着他，似乎不懂得，那个青年接着说：“以前修的路，现在鬼子要用，所以破了去。打走了鬼子，再修起来，中国人自己用，永远就不会破了！”青年回答得有理，老头子被说服了。

忽然一阵波动，人群中乱嚷着：“鬼子来了！”有人惊慌地打算跑走，也有的人站起来，大声喊道：

“前面有军队，新四军都还没有走，不要怕。”

“还没有枪声，哪里有鬼子的影子，你们心中有鬼，自己把它赶走吧！”我于是加几句话助兴。

人群稳定下来，有人咒骂说：“活见鬼，这又是汉奸造谣！”

想到刚才一场虚惊，大家都觉得好笑，又兴高采烈地动手干起来，锄头飞舞，碎石乱掷。我很兴奋，也动手参加了破路。两小时的工夫，使半里路长的公路完全变了样儿。我向群众说：

“这样干下去，敌人的坦克、汽车是不能通过的了，就连步兵，也得请它绕路。我们今天的工程圆满了！”

慰劳新四军

我到某部队检查工作要经过七十里路程，走了约摸五十里之后，途中看见二三十人成群的一队，吹着箫笛，打着锣鼓，往前悠扬行进，后面抬着鞋子、毛巾、衣服，也有一部分鸡、鸭、鱼和喜炮之类的东西，一共有十几担。我猜是谁结婚？但当中缺少一顶花轿；是迎神？但找不出任何宗教仪式的标志；是祝寿？但寿礼不会送这多衣鞋。我正要问，我的马已来到他们跟前，他们停止吹打，让在一边，大家喊：“官长骑马来了！”

这句话使我想起官与民的界限，是这么深，是谁筑起的这一道墙，我们应把它完全拆毁！我随口问：

“你们到哪儿去，做什么的？”

“我们是慰劳军队的。”

“慰劳哪个军队？”

“慰劳新四军。”

哦！他们原来是我们部队的客人，我于是跳下马和他们谈谈，我提议：“大家坐一下吧！”

“好，你坐，官长！”

我仔细一瞧，中间有一个老头子打鼓，三个青年，两个吹箫笛，一个拉胡琴，五个农民打大锣小锣和边鼓，其余的人挑着慰劳品，还有七八个儿童跟着，我很感兴趣。

我问：“你们为什么慰劳他们？”

“他们的纪律好，打日本！”老头子说。

“我们常常看见他们活捉日本兵！”另一个老头子又补充一句。

“我的大哥在那里当兵！”一个青年说。

“他们在我们村上驻过很久，常教我们唱歌，他们很喜欢我们。”儿童中的一个抢着回答。

“为什么不多送些猪肉鸡鸭呢？”我又问。

老头子说：“官长，你不知道，他们军队最缺乏鞋、袜、手巾、衣服，每人每月配不着一双鞋，几个月配不着一双袜，去年冬天只发一套棉衣，还是在快要下雪了才发下来。眼前衣服早穿烂了，我们慰劳就特别注意他们的实际需要。”

“这是谁的主意？”我又问。

青年抢着说：“这是我们青抗会讨论过的，也是他们军队服务团告诉我们的，另一方面，我们去年夏天看见邻乡慰劳吃的东西太多，反叫他们吃得生病了。所以我们就调一个办法。”

“他说的还不全对！”另一个农民抢着把话头接过去：“上回，我们村上王先生，他是本县的首富大先生，办了几十桌酒席招待新四军的兄弟们，还请许多老百姓作陪客。王先生以前听见人说

新四军如何如何对有钱人不好，现在看见，才证明是相反的，所以办酒席来招待。在酒席上那个营长道谢，还说国难时期，像这样太花费了，先生这样热心帮助军队，还不如调一个办法，用办酒席的钱，办鞋袜，那就更合军队的需要了。”

“这回慰劳是不是新四军要保甲长派下来的呢？”我又问。

“不是的。他们常常找保甲长办事，也常常跟保甲长商量许多问题。保甲长派差事，他们总觉得不好，总说应该先与老百姓商量，讲清道理，不强迫！”老头子第二次发言。

我又加上几句：“你们老百姓受日本鬼子烧杀，已经很苦，哪里还有钱慰劳军队，太不应该了，军队受你们慰劳是很惭愧的！”

我这话使他们转移到新的问题：“请问官长，你是新四军吗？”

我说：“是的。”

“你是官长吗？”

“是的。”

“好大的官？”

“请你猜。”

“排长，啊，连长吧？”

“连长无马骑吧？”

“恐怕是营长。”

“恐怕是团长或司令？”

“对了，差不多我就是个司令吧！”

“哈哈，怪和气的司令。说起司令，日本鬼子来了后，江南司令真正多，大小游击司令差不多天天屙尿都碰得到。后来，有些被日本人打散了，有些参加了新四军。现在抗战有进步，江南的司令也少了，司令的威风也看不见了。你这个司令怪和气，反而不像一个司令样子，哈哈！”一个老人很感慨地絮絮叨叨地说。

“你的话完全对，我是新四军的司令，你来慰劳的那个部队，我也要去那里，我替你们引路。”我提议继续前进，我一马当先引